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在策發會會議後會見傳媒時的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今日（七月三日）在策略發展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後，會見傳媒的發言：

今日策發會討論了兩個策略性議題，一個是涉及到民生的問題，就是怎樣支援家庭來協助貧困的成員；第二個是涉及經濟發展的策略性議題，就是香港怎樣在東盟和中國加強經貿合作過程中擔當橋樑的角色，和香港怎樣推動自己和東盟各國之間的經貿聯繫。

第一個課題的最重要一點，是策發會認同這基本概念的轉變。過去我們在協助貧困人士，或在處理跨代貧窮問題時，比較集中在支援個別人士，譬如兒童和家長等，並無特別刻意突出去支援或強化家庭作為一個組織，或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方面的工作。

今日在策發會的討論中，委員們認同我們需要一個新思維，而政府應該集中去支援、強化家庭這個組織。在其強化和支援之下，跨代貧窮的問題才容易得到處理。但我們得承認，這種概念上的轉變或是新思維的出現，未必是社會上一般所接受或所認同的。因過去一直以來，我們集中協助個人，而不是去支援家庭為準則，但大家都同意如家庭處理適當，很多社會問題、個人問題以至和諧社會的推動都比較容易做到。現在的討論主要圍繞兩個範疇，一就是研究以家庭為本的政策方針，提出以家庭為本的概念；第二個是處理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跨代貧窮問題，特別是培育子女所遇到的困難。

基本上以下的重點是：關於以家庭為本的政策方針，策發會的看法是政府考慮政策的角度應該作實質的轉變，由著重個別服務，或受助對象、個人的角度，改為以全面家庭的角度考慮，並且要分析政策對家庭的影響，加強對家庭的研究，特別要建立家庭變遷的資料系統，令到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有數據可以作為參考。這家庭為本的政策方針應該朝那個方向去做？第一就是要提供有助家庭發展的宏觀環境，例如增強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制定最低工資等政策等；其次是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變社會對家庭核心觀念的看法，宣揚有助於家庭發展的家庭價值觀，鼓勵家庭的成員承擔對子女、父母、配偶應有的責任。最重要一點是第三方面，即加強外界對家庭的支援。除了政府應給予支援外，委員們認為要充份運用社區資源，包括親友的網絡、商界和企業的參與、非政府機構以至於學校的種種的參與來協助強化家庭；其中有委員特別提到商界可否提供一些家庭友善的措施，譬如托兒所和男士侍產假這類型的方便。有委員提到學校的重要性，譬如學校在課餘時可否借出設施和場地予民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以提供服務協助貧困兒童，提昇他們在語言、文化、社交技巧和學習方面的能力。

又有委員提到在制度上要協調，即是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要考慮它對家庭會造成甚麼影

響。而且，在支援家庭方面，政府要制訂跨部門、跨政策方面的協調，令到我們整體的政策有利家庭的強化和發展。

在跨代貧窮方面，策發會支持政府通過教育和培訓等方法去解決跨代貧窮問題。有委員認為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將脫貧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故此他們十分關注子女的學業的表現。若要令到貧窮家庭感到未來有希望，一定要令他們覺得下一代在學業上能有所成就，然後通過下一代的努力為整個家庭脫貧。

策發會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外國的類似經驗，例如加強兒童早期，特別是幼童至小學階段的身心全面發展的服務，強化目前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所舉辦的多種課餘活動計劃，增加現時每名學生每年二百元的校本津貼，給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參與更多的課外活動。

這是第一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涉及東盟和中國之間的經貿合作不斷加強，特別是簽署了十加一，即東盟加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小組成員認為現時整個世界發展路向，是全球化經濟發展和多邊的貿易發展，可能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這方面的發展可能會放慢。而雙邊貿易協定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會抬頭，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將來面對經濟發展的挑戰，特別作為一個細小的經濟體，就要想如何可以更多地參與一些區域經濟合作。在過程當中，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是世界發展的火車頭，中國和東盟在二〇〇一年簽署一條十加一的自由貿易協定，是希望在十年之內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是對香港相當重要的發展，意思即是，目前香港被排除在東盟加中國的自由貿易區之外，我們在區域發展過程當中，面對被邊緣化的危險。目前香港正面對經濟轉型，要維持高速發展，面對全球化和多邊貿易，在面對困難時，除了利用我們和內地之間的緊密合作關係外，更加應該尋找機會去加入區域經濟合作裏面，尤其是中國加東盟這個自由貿易區。但由於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不能夠以這個身份加入，委員提出是否應該通過和中央政府的磋商，以某種方式可以令到香港可以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參與過程中不單對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有利，例如我們的專業服務、法律服務、我們的創意產業，都可以借助更大的市場來發展，香港亦可以通過我們本身的優勢，作為推動中國和東盟貿易往來橋樑作用，因為委員認為中國和東盟加強合作關係，如果可以利用到香港，更加可以促進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往來，委員認為香港和東盟之間的經濟有相當大的互補性，而東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發展體和潛在市場，因此香港亦可以從中得益。

另一方面，過去香港之所以較難加入這個區域合作組織是因為台灣問題，如果中央給予香港某種身份參與這個區域合作，台灣的問題又如何處理？委員留意到近期台灣政局的轉變，以及兩岸經貿合作的加強，這會否是提供香港新的契機，令香港可以更容易與中央一起探討香港如何參與這個中國和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過程當中？其中有幾方面是大家都同意的，第一，香港應考慮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低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對香港的潛在負面影響。大家也憂慮到最終幾年後當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出現後，香港在物流、旅遊，

以致其他方面都會受到負面影響。委員也提及到香港應以甚麼方式參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談判從而保障香港的利益，但仍未有具體的方案，不過我們應意識到這個機會的存在，要趕快迫切地去想辦法，以加入這個區域經濟合作過程當中，但具體措施未曾有委員提過。另外，香港應利用特區政府駐外的經貿辦公室及與世界聯繫的優勢，擴闊和深化香港所能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主要針對中國和東南亞，以配合香港參與區域合作。還有一點就是香港應該加強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在區域內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這並非只限於經貿方面，還有在其他領域上香港可以加強香港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以及作為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橋樑作用。意思是在整體上來說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委員反映出一種憂患感，覺得香港未來的發展面對新挑戰，而中國和東盟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對香港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如果香港能夠參與這過程，不但強化香港作為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橋樑作用，同時也有利香港的發展，特別是面對全球貿易化及多邊貿易面對阻滯，甚至在裹足不前的情況下，香港仍可找到新的發展空間。

完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20時15分